

## 母亲是一道七彩虹

熊书应



云涌雪峰 翁桂涛 摄

赤,是母亲生命岩缝里的火焰。母亲四岁时就被送去当了童养媳。二十六岁,她嫁给了同样孤苦的父亲。第一次踏进那个“家”,三间低矮的土坯房,墙皮剥落,屋里只有一张瘸腿的八仙桌和半截小板凳……

母亲咬了咬牙,第二天天不亮,就扛起锄头下了地。她身材瘦小,脸很快晒成了赤铜色,手掌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的老茧。深夜,她借着月光搓洗衣服,那双红肿的手,活像是两团跳跃的火焰。

这赤色,是生命最原始的倔强。母亲用这双赤色的手,在我们荒芜的童年里,画下了第一笔——那是灶膛里跳跃的火苗,是冬日里温暖的火钵,是一个女人用血肉之躯为孩子们垒起的避风的墙……

橙,是母亲生活魔板上的妙笔。那些年,吃饱饭是最大的奢望。可母亲总能在贫瘠的土地上,变出让我们惊喜的吃食。

春天清晨,她挎着竹篮,在沾满露水的田埂上寻觅。荠菜、马齿苋、蒲公英,经了她的巧手,都成了美味。夜晚的油灯下,母亲熬出了红薯粥,搅出了麦麸南瓜糊糊,烙出了野菜豆渣饼子……厨房里总弥漫着橙色的蒸汽。

冬天的夜晚最长。母亲就着昏黄的油灯纳千层底,针脚密得像星星。每年冬天,我们兄妹总意外地能穿上暖暖的棉布鞋。

“脚暖和了,全身就暖和了。”母亲说着,把我们的脚搂进怀里捂着。那灯光是橙黄的,照着她专注的侧脸,把清贫的日子也烘出几分甜香。多年后我才明白,母亲是把所有的苦都咽下去,再用爱酿成蜜,绘出了一幅幅温暖的生活!

黄,是母亲奋进旅程中的号角。母亲性子急,做什么都要赶在全村人前头。为此,她没少唠叨我们。天还蒙蒙亮,她的声音就会响起:“日头都晒屁股了,还睡!”我们兄妹五个偶有抱怨,只有父亲理解母亲,在靠天吃饭的年月,抢收抢种

就是抢生机。

最难忘的是砍柴的日子。天不亮出发,还得走十几里山路。我记得,小妹出生还没满月,母亲就拖着虚弱的身体加入砍柴的队伍。这天黄昏,母亲挑着满满的一担柴火回了家,她的脸一片煞白。

“妈,少挑点啊。”我看着她被压弯的脊梁,忍不住说。

她抹了把汗:“多一捆柴,就多几个钱。你们的学费就有了。”

这土地般的黄色,是催促,是鞭策,更是最深沉的托举。

绿,是母亲梦想天幕里的期盼。母亲不识字,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全,却铁了心要供我们读书。

晚上,我们在煤油灯下写作业,母亲就坐在旁边纳鞋底。她不时抬头看看我们,眼神里有一种我那时读不懂的光。后来我才明白,那是比春天最先冒头的麦苗还要鲜亮的希望。

她像一株石缝里的青草,拼了命地向着阳光生长,也要让自己的孩子见到更广阔的天空。那些年,她四处开荒,在别人看不上的边角地里种菜。“地是最实在的,”她说,

“你对她好,她就对你好。”

母亲对土地的信赖,源于她对生命最朴素的理解。这绿色的希望,在她心里生了根,发了芽,长成了参天大树。

青,是母亲人生暮年里的忧伤。等我们兄妹先后在小镇安了家,老屋里只剩下父母守着。空荡荡的院子里,只剩下两个日渐佝偻的身影。我劝他们歇歇,母亲却说:“劳作惯了的人,一闲下来就要出问题的。”

父亲去世之后,母亲执意要一个人在老屋住。那时的老屋,像一口倒扣的钟,把她的寂寞罩得严严实实。她每天还是早起,扫地,生火,然后坐在父亲坐过的门槛上,望着空落落的院子自言自语……

有一次我回去看她,正是黄昏。夕阳把老屋染成了青色,母亲坐在门槛上,背影单薄得像一张纸,眼神空茫茫地望着远方……

“你爹该回来了。”她说,“天都快黑了。”

我的心被狠狠揪了一下。原来在母亲心里,父亲只是出门干活去了,很快就会回来。这青色的思念

啊,像暮霭一样笼罩着她,越来越浓,也越来越沉……

蓝,是母亲心灵深处解不开的情结。

父亲走后第二年,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。我们强行接她到街上住,可她总是不快乐。

她常常一个人站在窗前,望着老家的方向。那眼神是深蓝的,像深不见底的潭水,藏着对父亲一生的牵挂和对故土无尽的眷恋。

她的絮叨少了,沉默多了,有时一坐就是老半天。我们知道,她在想父亲,想那个他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,想那片耕耘了一辈子的土地。这,是她的整个世界!

有一次,她突然对我说:“你爹走的那天,说要给我扯块新布料。他说我跟他一辈子,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。”说着,她的眼眶就湿了。那泪水是蓝色的,晶莹剔透,却承载着太沉的悲伤。

这蓝色的思念啊,太深,太沉,深得让她透不过气,沉得让她想要永远睡去。

紫,是母亲生命最后高贵的诀别。母亲是在六十六岁那年正月的一个清晨被邻居发现的。

她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,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,穿着那身最体面的蓝布褂子——那是父亲生前最后一次赶集时,说要给她买却最终没买成的布料,后来是她自己偷偷扯了布做的。

她安静地躺在床上,面容安详,像是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。

直到那一刻,我们才真正读懂了母亲。她这一生,从四岁起就身不由己。唯有这最后的决定,是她为自己做的主。她像山崖上的紫花地丁,在石缝里挣扎了一辈子,最后用最决绝的方式,保全了最后的尊严——她要回到父亲身边,以她选择的方式。

这紫色,是高贵的,是庄严的,是对自己命运的最后一次主宰!

二十年了,每当雨后天晴,我总是想起母亲,想起那道七彩虹。

## 儿时的铁匠铺

姜宝凤

小时候家住农村,印象中一进入冬季便寒风刺骨,铺天盖地的大雪纷纷扬扬一下就是好几天。乡村生活虽然比较单调,但多数孩子在家待不住,村头的铁匠铺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,因为那里不仅热闹还特别暖和。

铁匠铺低矮且破旧,墙壁及屋顶上的瓦片都被煤烟熏得乌黑。铺子没有门像一张咧开的嘴,迎接着往来的乡邻,也吸引着我们这些好奇的孩童。铺子里的主人



姓孙,一个皮肤黝黑、身材壮实的中年男人,腰间系着一件布满了密密麻麻洞眼的皮围裙。孙铁匠的双手很粗糙,掌心布满了厚厚的老茧,可就是这双手,能将冰冷坚硬的铁块,打

造成各式各样实用的物件。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小徒弟,年纪不大,脸上带着些许青涩,寡言少语,干起活来却十分利索。

当然,铺子里最显眼的就是那个大大的砖砌炉子,小徒弟拉着风箱,木柄一抽一推,炉膛里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,通红的火焰跳跃着,将整个铺子映照得暖意融融。孙铁匠把铁块放进炉膛,用长钳夹着,不时翻动几下,待铁块烧得通体赤红,他便迅速将其夹出,放在一旁的铁砧上。紧接着,小徒弟抡起沉重的铁锤,高高举起,又重重落下,孙铁匠则拿着小锤,师徒轻重交替默契十足,“叮——当!叮——当!”的敲打声此起彼伏,节奏明快而有力,像一首独特的乐曲。锤子落下的瞬间,会溅起无数细小的火星,那些火星带着橘红色的光芒,在空

中划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,然后缓缓落下,像漫天飞舞的萤火虫。就这样烧烧打打,一般要反复几个来回,等铁块基本成型后,师徒二人已是汗流浹背。打造好的铁器还要再次烧红,然后迅速放入冷水中淬炼。我最喜欢看将热铁器放入冷水的刹那,发出“滋”的一声,冒出滚滚水汽,听说这样急速地改变温度,才能增加其硬度。最后由孙铁匠再加以细磨修整,一件铁器才算真正完成。

冬日农闲,乡亲们总会带着各式各样的农具来铺子修理,或是定制新的,所以铁匠铺非常忙碌。孙铁匠接过农具,先仔细打量一番。他做事认真,不管是大修小补,还是打造新物件都一丝不苟,凡经他手的农具用起来格外顺手,乡亲们

而铁匠铺最吸引我们小孩子的,还有能在炉火旁边烤红薯、烤土豆。我们常从家里揣上几个红薯或土豆,馋巴巴地递给孙铁匠,他总会笑着接过去,埋在炉膛边的余火里。待烤得外皮焦黄、香气四溢时,他就用铁钳夹出来,在地上磕掉浮灰,再递给我们。我们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,软糯香甜、沁心流蜜的瓤肉让人回味无穷,这是我长大后再也未尝到过的味道。有时,孙铁匠也会从自家带来一些花生、大豆或者是小干鱼,烘烤后分给我们吃,我们一边美美吃着,一边看着他们打铁,别提多满足了。

后来,随着时代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机械农具走进了乡村,铁匠铺的生意也日渐冷落下来。如今,铁匠铺早已不复存在,但那些混杂着火星、铁屑与烟火气息的画面,连带着叮叮当当的敲打声,都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它既承载着我的童年时光,更珍藏着一段朴素又温暖的乡村岁月。每当回想起,心中就涌起一股绵长的情愫,久久不能释怀。